



旧书不厌百回读,熟读精思子自知。

——苏轼



读书笔记

回眸处,人生如戏

——读陈彦小说《主角》

■潘玉毅

汉语里有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“人生如戏”,有时也叫“戏如人生”,如果用它来概括陈彦小说《主角》的主旨,可谓十分贴切。

小说以全景式的书写,连贯而全面地叙述了主人公忆秦娥从山里的放羊娃成长为一代“秦腔皇后”的整个历程,故事曲折而生动,描写细腻而传神,同时含有象征意味。从某种层面来说,《主角》既是忆秦娥从默默无闻到变成主角,再到将舞台让与年轻人的演艺生涯的录像式记取,也是芸芸众生、世间百态的缩影和观照。

—

陈彦在后记有这样一段描述:“我的主角忆秦娥,其实开头并没有做主角的自觉与意愿。甚至屡屡准备回去放羊,或者给剧团做饭、跑龙套。对做主角,她是有一种天然怯场与反感的。但时势就那样把一个个能吃苦耐劳的孩子,一步步推到了主角的宝座上。”

三百六十行,任何一个行业都不是那么好混的,想要有所成就得有所付出,想要有大成就得比别人多付出。忆秦娥虽然没有当主角的自觉,却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,而且吃得起苦。小说中忆秦娥的身份、角色、称呼随着时间的推进发生着变化,但有一个字始终伴随着她,那就是“瓜”,瓜即是傻。这个傻有时是真傻,有时是执着。人人抢着当主角,她却不愿与人去争,甘当配角,但是为了演好戏,她能吃常人不能吃的苦。有道是“不疯魔,不成活”,忆秦娥吃尽了苦中苦,

也就如藏在布袋里的锥子,脱颖而出,成了主角。

只是没有人永远能站在上当主角,新旧的交替是自然规律,无法避免。即使是作为“秦腔皇后”的忆秦娥也不例外。小说临近收尾,秦八娃的最后剧本给了忆秦娥的养女宋雨,他劝忆秦娥:“秦娥,你把主角唱到这个份上,应该有一种胸怀、气度了。让年轻人尽快上来,恰恰是在延伸你的生命。”而忆秦娥“觉得自己下得太早了”,不过最后她还是妥协了。

这样的结局不禁让人想起老舍的《断魂枪》来。小而化大,《主角》讲述的是忆秦娥的奋斗史,其实折射的是每个平凡或不平凡的人生。这种寓言式的呈现,让这部小说含有浓浓的烟火气息,满足读者视觉享受的同时也满足了他们的阅读期待。

二

人性的好与坏、善与恶就像光与影一样,二元对立又相生相成。这个世界上,有光就有影,有影就有光,《主角》这部小说里有好人也有坏人,有君子也有小人。

身陷光与影之中的主角,没有把自己变成一只好斗的公鸡,忆秦娥采用的是笨方法,她感恩所有对自己好的人,并通过努力不断地提升技艺。如果忆秦娥的沉默是原初的老庄式的抵抗,那么她从书本中汲取的知识,在庵堂的顿悟,则成了骨子里生长的意识。

从对外部世界的恐惧、压抑到淡然、包容,小说主角完成了一个大的正能量的人生

课题。显然,作家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技法,但又暗含古典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点。

三

文似看山不喜平,《主角》里的文字像极了一连片绵延起伏的山川,你以为它一路平顺、坦荡如砥,结果转弯就是车马难行的沟坎,你以为不幸到了极致,故事即将进入终章,谁知下一刻事情马上就出现了转机,这种过山车式的情节呈现,很好地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趣。

作家讲故事的方式也很有意思。长篇小说大多有一个通病,高潮处令人大呼过瘾,但是这种出彩的部分很少,就像是巅峰之外便是断崖,让读者苦不堪言,至于那些虎头蛇尾的小说更是为数不少,但是通读《主角》全篇,不难发现陈彦的文字四平八稳,他有一种处变不惊的从容,不急不躁,娓娓道来,不知不觉间就将人拉入了戏中人的世界。

他于行文之间的过渡喜欢先点一笔“结局”,然后再慢慢讲述事情发生的经过,从开头的胡三元被揍、“二进宫”,到后来忆秦娥身上发生的故事以及省案的“改朝换代”都是这么带出来的……这种表达方式有点像“抖包袱”,抛出一个话题,然后慢慢地分析它。换言之,作家在推进情节过程中的表达不是跳跃式地闪回,而是循序渐进地开展叙事,好像起了雾,看不见脚下的路,但是每走一步,就有人在前面垫了一块板。这样的叙事结构,对于增进读者的阅读体验大有好处。悄然间,它就走入读者的心里去了。

对新疆绵绵不绝的爱恋,如泉涌般汩汩流淌,牵引着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眺望着梦中的家园,去感受故乡热烈的心跳,去唱响那永不衰老的生命歌谣……

纵观当代文坛,像刘亮程一样,把散文写得既美又意蕴深刻的作家,并不多见。刘亮程常常能透过斑驳的世相,从寻常事理中,窥探到常人疏略的一面,并予以新奇大胆的诠释。他说,“散文就是聊天艺术”,聊天,就是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。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话方式,万事天做主,什么事都先跟天说,人顺便听到就行了。他盛赞那些像聊天一样飞起来的语言,在貌似缥缈、散淡中,能让每一个文字都能抬起头来,那种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的架势,正是散文所需要的,也是“所有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最高表达。”对传统散文,他有肯定也有剖析,更有大彻大悟,殷切寄语每一个写作者“心中有天和荒,才能写出地老天荒的文章。”



评弹

读书时最快乐的并不是学到了什么知识,而是突然发现,原来有些东西通过阅读被唤醒了

梁晓声的“闲书”论

■杜浩

近日,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梁晓声,在北京接受采访,谈起阅读、创作新书时说,“我是一向主张读闲书的,甚至40岁之后,我读的闲书比小说多得多。”(新闻见8月28日中国新闻网文化频道)

如果翻看梁晓声的《慈母情深》,会看到他专门写到了自己年少时代,母亲支持他读“闲书”的经历。梁晓声从小喜欢《白蛇传》,“这是人类文化中,人类想像力处在最上端的一颗珠子”,“白娘子几乎被塑造成中国的爱神,你看她跟法海决斗时自知不能战胜,但是为了爱情也要决一死战。她是为了维护爱情。”

梁晓声反对功利的读书行为,“你今晚要炒菜去打开菜谱这可以,但是读书这件事,跟我们的关系本来就应该是日常的关系,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关系”,“40岁之后我读的闲书比小说多得多,这会有什么好处呢? 第一,我补上了文学家可能是科盲的短板。比如列车上要是对面坐着一个学法律的,你不会跟他没话说。交谈后,知识就又会丰富一些……”

何谓读“闲书”? 其实,就是读一些看似无用的书。如果只去读对考试、升职有用的书,那么还算不得真正爱读书的人,真爱读书的人是读“无用书”,读那些没有实用价值但能提升精神生活的书。所谓读“闲书”或“无用书”,即读书时最快乐的并不是学到了什么知识,而是突然发现,原来有些东西通过阅读被唤醒了。每个人内心都隐藏着生

活积累下来的那种宝藏,读“闲书”时,这个宝藏被打开了。读“闲书”,就是不要把读书当成功课去做,不要当成读书的负累、精神的负累。

记得梁晓声说,他是一个读杂书杂刊的人,有时,连中医药书也读。他平常是不喝茶的,但他连介绍茶经验的书也认认真真地读,“不必被学问所累,读乃是享受。乃是喜独处且喜静的方式。一本书,只要读来颇有趣,我便不弃它。倘还有些知识,有些文学的色彩,我便像尊重朋友一样尊重它……”

我这不由得想到在我们的阅读生活。无论是在实体店书店还是网络书店,卖得最好的书通常是有关人际关系、升学升职、投资理财、养生保健、家庭教育等实用类书籍,而文学、哲学、史学等滋养心灵、奠定文化基础的书籍则少有人问津。我们身边那些在职场上拼杀如杜拉拉般的朋友,拥有高学历的技术白领,在职场上过五关斩六将,但对于读书却是很少有时间问津。因为,从当下流行的经济观点来看,读书也是一项经济活动,读不读书则是人们基于经济考虑的自然选择,既然读书不能给人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,没有功利所得,不再或很少阅读,自然很好理解。

我们应该有读“闲书”的心态,可以把读文学名著看作是“很好玩的”事情,把经典作品当成“闲书”来读。读“闲书”,带来的是心灵的快乐、轻松、清静和超逸,它能够带来优雅、自由的阅读境界。所以,梁晓声主张读“闲书”,其实,是到了所谓文化的无用之大用,读“闲书”的无用之大用。



新书快评

《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》:

聊出生命中最美的情与爱

■刘昌宇

译林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的《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》,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家刘亮程的谈话录,精选了其历年演讲和对话结集。书中,刘亮程以其生活变迁和文学创作为主线,畅聊了对故乡、对新疆的深厚情感,分享了自己的生活智慧和对散文写作的理解。打开书页的刹那,浓郁的桑梓情怀和对寻常物事豁达的透悟,顿时从每一个字眼里飞腾出来,直抵我们心灵最柔软的地方。

刘亮程以别样的眼光,将他的故乡沙湾和新疆纳入到两个截然不同的情感体系里,展开细细言说。在他看来,“每个人的家乡都是个人的厚土”,一个有情懂感恩的人,“都需要用一生的时间,把自己还给家乡”。秉持着这样的襟怀,书中,刘亮程讲述了自己的童年趣事。在沙湾,一个懵懂少年,经常怀揣着梦想,

半夜三更起来,然后悄悄穿上鞋,一个人行走在故乡的街道上,或者爬在别人家的窗口,去听别人做梦。孩提的天真,故乡的纯净,人心的淳朴,经刘亮程三言两语一勾勒,那种浑然天成的诗意和梦境,便悠然在我们面前漂浮闪耀,幻化成一幅清静澄明的故乡风情图来。刘亮程真诚地希望,那些离家多年的游子,那些在四季轮回中迷失了方向的漂泊者,那些生活于尘土中的人们,若能回到故乡,定要以虔诚的姿态,站在故园坚实的大地上,去仰望头顶上的每一片云彩、每一片树叶。

而对于新疆,刘亮程的表达更显深沉,“远是新疆最诱人的魅力。她的远是万古山河精神之造化,亦是千年历史文化所修来。她是我现实的生存之地,和文学的如梦世界。我文字中的遥远气息,都是她给我的。”理性的文字,深切表达了作家对新疆的感激。透过刘亮程情真意切而又意味隽永的书写,作家对故乡、



寻访最美书店

杭州晓风书屋: 城市读书人的理想书房

始创于1996年的晓风书屋,已经走过23个春秋,它坚持以“书”为中心,一直努力成为城市读书人的理想书房。可以说,她是杭州本土书店的代表。

晓风书屋第一家店开在保俶路161号,因道路扩建拆迁,1999年迁址体育场路,是留存至今最“古老”的书店,更是老一辈杭州人心中的文化地标。如今,众所周知的体育场路店,就成了晓风书屋的“元老店”。2000年后,在浙大紫金港校区、浙大西溪校区、教工路、河坊街、浙江美术馆、浙江日报社、桥西运河边……晓风书屋逐渐开出了12家分店。

晓风书屋的装修非常棒,每家书屋都独具风格,并且无可复制,各个功能区分工明确,有安静读书的地方,有儿童玩乐的地方。精心选择的图书,安静舒缓的阅读氛围,让每一个走进书店的人,都能萌生一种浓烈的阅读欲望。

如果您想体验一下慢节奏生活,来这里喝杯咖啡看看书,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见习记者邹伟锋 摄



品读

乡下的诱惑

——读《山野的日常》

■郑国芬

我是在稻田里认识的何婉玲。那是一次插秧活动,“父亲的水稻田”创始人、作家周华诚组织稻友聚会,我搭她家的车。记忆中,她女儿,小云,是一个极可爱纯真的女孩。一路上,从她和她先生与女儿的说话交流中,能处处感受到充满爱意的温柔和耐心。后来,看小云姑娘在稻田里恣意率真地撒开了玩,奔跑、捉蜻蜓、下泥巴田……没有一丝城里女孩子的胆怯和矜持,心里直感叹,真是难得呀! 这样天真无邪的小孩子,城里还能见到几个?

后来,听说婉玲在写山野的文字,才知道,清秀文静的婉玲,内心一直喜欢山野。女儿小云出生以后,更是每周双休,都要赶去先生老家的乡村,带着出门旅行的心情住两个晚上。

她喜欢乡村的一草一木、乡村人的纯朴真诚、乡村有萤火虫闪烁的夜晚、乡村黄泥墙老屋门前的菜地和竹林。在乡村可以好几个小时坐在门口晒太阳,看稻田里白鹭自由飞去飞来,看孩子们在草丛里开开心心玩耍……她觉得消磨在这样的时光里,一点都不算浪费时间。

后来,婉玲果真出了一本写山野生活的书,她在书里这样写对乡下老家的渴望:“每次回老家,我都当作一次乡下旅行。平时所幻想的世外桃源和远离尘嚣,无非如此。当然,时间久了,我也会想念城里的电影和商场,想念甜品店及面包房,想念便捷的交通和精美的书店,但在这里,早起早睡,放慢步调,听虫鸣鸟叫,看日出日落,可以找到一种生活方式,一种闲淡的、安宁的、像一株野黄花草般自然舒展的生活方式。”

读着这本《山野的日常》里的文字,我时常会想起我见过的这样一位女子:一头清秀的学生短发,清瘦、小巧,安静地坐在那里,带着仿佛邻家妹子般亲切的浅浅的笑。

婉玲老家其实并非在乡下,是嫁给“在乡下有一座房子”的先生之后,才如此喜爱乡下生活。或许是

她内心本就有一个向往宁静纯朴山野生活的愿望,而先生的那个老家,正好唤醒了潜藏的这个愿望,于是才会一次次去,一次次地更加喜欢,一次次地在心里期盼下一次的出发,就像她说:“明明只是小住,我却充满期待,像在迎接一次长途旅行。”

想到以前,我们削尖了脑袋往城里跑,找城里的工作,在城里买房子,而现在,我们却对乡下无比渴望,一次次利用空闲,赶去乡村山野,乡下到底有什么诱惑?“去乡下能帮我抚平不好的情绪”,在城市打拼多年的婉玲说自己性格内向,乡下独有的孤独感,正是她最享受的,“在城里,平时常要跟人打交道,免不了会烦会累,而在乡下,就能和自己单独相处。”

婉玲爱写日记,“夜里盘着腿坐在被窝里写日记,字迹潦草,因为思绪太快,更加有种逃匿的快感。”她描述自己写日记,如一对待异地恋人,不见亦可,但长久不见,相思积郁太多就会膨胀。

她把每次去山野的感受记了下来,她说她对记录乡下景物有着不厌其烦的乐趣。“夜间的狗吠、朦朦胧胧的山影、门口地上晒着的扁豆花、箱子里的啤酒瓶、一小块刷上石灰的红砖,比乡里任何奇闻趣事更吸引我。”

她写乡下农村门口的洗澡花,“就像站在门口的外婆借来呼唤家人的喇叭。”她写去山林郊游偶遇几株梅花,“就在这五六株的梅,竟把整座山丘笑得一片山花浪漫,把春天泼了满身朱砂梅的清香。”她写受她感染同样喜欢乡下生活的女儿小云,“雨天,她站在屋檐下用手接雨水,雨水啪啪落在掌心,她笑得水波荡漾。”……

就这样,她把乡下的生活写成了一本书。一如她的人,书里的文字安静、恬淡、清丽,是那种读着读着,很想见这位写作者的喜欢。其实这样的生活,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梦想? 其实这样的生活,我们也能够触手去实现,只是,我们少了作者婉玲那份纤细的感受之心,和她那乐在其中的有心记录罢了。